



麻醉医生王昊: 插管“敢死队”队员 抗疫中离“死神”最近的医生

新冠重症患者，一般死于喘证和呼吸衰竭，给患者实施气管插管进行有创呼吸支持治疗，可以抢救回更多的生命，这时，一群特殊的医生出现了，他们被称为“插管敢死队”！因为紧急的气管插管风险极高，也许医生打开患者口腔插管的一刻，就会有气溶胶，污染小颗粒分子溅到身上，所以他们离“死神”的距离最短。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王昊，就是“插管敢死队”的一名队员，因擅长气道管理与急危重症患者的生命支持，在这场战“疫”中，他夜以继日地与死神赛跑，担当危重症患者的“守护神”。

战疫心语

我们是“生死守门员”，这些活始终要有人去做，我的专业技能可以更好地救治这些危重病人。



人物档案

王昊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广东省援助湖北武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第十九批医疗队（暨南大学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



■王昊认为，作为临床医生，要及时调整情绪，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

出发武汉前连续抗疫 11 天未回家

1月20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抗新冠肺炎指挥部并筹建隔离病房，王昊积极请战参加隔离病房的救治工作，连续工作11天，没有回过家。由于心系武汉疫情，王昊多次向医院请战去武汉前线援助。2月17日22时他接到紧急通知，驰援武汉。由于擅长气道管理、ECMO(人工肺)等重症病人的急救技术，以及在隔离病房的工作经验和优异表现，他作为第十九批广东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于2月18日中午带队驰援武汉市汉口医院。

出发当天的一大早，他让太太帮忙剃了个光头，方便打理，同时也表明战胜疫情的决心。“当晚抵达武汉，高铁站台空空荡荡，只有逆行的医务人员，天很冷还下着雨，列车长不停广播说‘致敬英雄、致敬最美逆行者’，突然就觉得自己到了战场，悲壮感、使命感涌上胸膛。”让王昊记忆深刻的还有，“那时的武汉城市很空，但一路上灯光全部打亮，感觉我们的阵地还在。”

“除了救治病人，我心里没有其他想法”

汉口医院是一家综合性二甲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4公里，是武汉最先开放接收新冠肺炎的三家定点医院之一，抗疫期间承担着巨大诊疗压力。由于本身不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汉口医院各方面条件相对比较缺乏。王昊所在的汉口医院呼六病区(原呼吸内科)则是最难啃的骨头，因为该病区只接收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王昊每次值班都要负责25张重症病床和2张危重重症病床。

王昊称，穿上防护服的那一刻，“除了救治病人，我心里没有其他想法。”为了节省资源，王昊一天只吃一顿饭，在最后一刻才脱下防护装备。近8个小时里，他不吃不喝也不能拉，还曾发生过低血糖的情况。之后，每次进入病房前，他都会多吃一些高能量的食品。3月份左右，汉口医院收治的患者渐渐减少，出院病人增多，“我觉得希望来了，大家都很开心。”

“氧气不足，像牛一样坚持了那么久”

汉口医院的压力有所减轻后，麻醉与危重病医学专业，又擅长气管插管、气管镜检查的王昊，主动申请转战武汉协和西ICU病房。武汉协和西院ICU是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集中收治点之一，号称“生死守门员”，救治任务仍是重中之重。

那是抢救重症患者的终极战场。“就是大家常说的，与病毒‘最亲密接触’的地方。”王昊不敢把去ICU病房的决定告诉妻子，但妻子还是通过其他途径知道了。

“电话里我对她说，这些活始终要有人去做，我的专业技能可以更好地救治这些危重病人，我应该过去。”王昊声音哽咽地告诉记者，“她听了以后，沉默很久。我，泪流满面。”

3月6日，王昊斗志昂扬，正式在协和西ICU上岗。早交班后他正在熟悉新战场的环境，上午9时，3床患者病情突变——急性肾衰，亟需行床旁连续性肾替代治疗(CRRT)，而穿刺置管的“长白班”医生10点才上班。心急如焚的医疗组长高元妹主任听说他擅长ECMO和动静脉置管术，紧急派他上阵。

“20张病床摆得密密麻麻，各种监护仪器滴滴叫，场面相当震撼。”还没回神，护士就把他拉到3床旁边，“真的就像上战场，20分钟完成穿刺，为患者建立血透管通路。”一气呵成完成抢救工作后，精神松懈瞬间，他突然天旋地转，喘不过气来。原来，由于抢救紧张，他正压头套后面的接风机没有接好就冲进了病房，导致无空气吹进头套内，肯定呼吸不了。

“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的肺活量很大，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像牛一样坚持了那么久，还完成了工作。”回想起这惊险一幕，王昊憨笑着这样对记者说。

“工作真的很忙很紧张，饮食、排泄等生理需求都被忽略了”

在战友的帮助下认真戴好正压头套后，王昊继续为患者进行治疗。床旁查房的病区主任徐远达教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夸赞王昊医师艺高人胆大，当即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插管小分队(长白班)”，王昊二话不说同意了，当即成为“插管敢死队”队员。

王昊参与的“插管小分队”，需要从早上10点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中间可以出仓一次，“但我们都尽量不出，因为你出来的时候，又得换头套和防护服，不然有感染风险，所以一般从早上坚持到下午五六点。”值班时，他最多一天要做10个气管镜吸痰，7个气管插管。

上述工作，可谓直面死亡。比如吸痰的过程，患者气道完全打开，大量载有病毒的气溶胶会喷出，王昊操作时，与患者距离不足10厘米，整个过程要坚持10~20分钟，他为患者吸痰时，都叫护士离开1.5米以外，尽可能少一点去接触患者。

许多人问王昊，在里面戴着头套、穿3层防护服，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会不会呼吸困难、饿、累、头痛等，王昊却回答：“我倒不觉得，因为工作真的非常忙、非常紧张，注意力都在抢救患者身上，这些饮食、排泄的生理需求都忽略了，等做完事，才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又累、又饿！”

过去的艰辛和荣誉已归零 要时刻牢记医生职责

广东支援武汉协和西院ICU医疗队以钟南山院士的重症团队为主，广医呼研所张挪富副院长挂帅的优秀战斗集体，是广东省排名第一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插管小分队”每天由3位医生搭档当值，不仅感染风险大，而且工作强度极大，高危操作非常多，常常是刚完成一个操作，又马不停蹄奔赴下一个阵地继续操作，出舱时都是汗湿重衣。

频繁的无菌操作更换手套，导致王昊手臂发生压疮，而他出舱后出于防护必须马上洗澡，更是让破溃的皮肤反复湿水，无法愈合，但是他仍不下火线。

“认识了一帮生死与共的战友，感受到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同心抗疫的力量。”这让王昊仍然感慨、铭记，不过他说过去的艰辛和荣誉，现在都清零，现在他不太愿意回想武汉的那段经历，“因为那段时间，即便穷尽各种方法，也要面对很多患者的死亡，很无助。”不过他坦言，日常临床工作中，也会遇到很多重症的患者，甚至死亡的情况，作为临床医生来说，要调整情绪，时刻知道你的职责是什么。